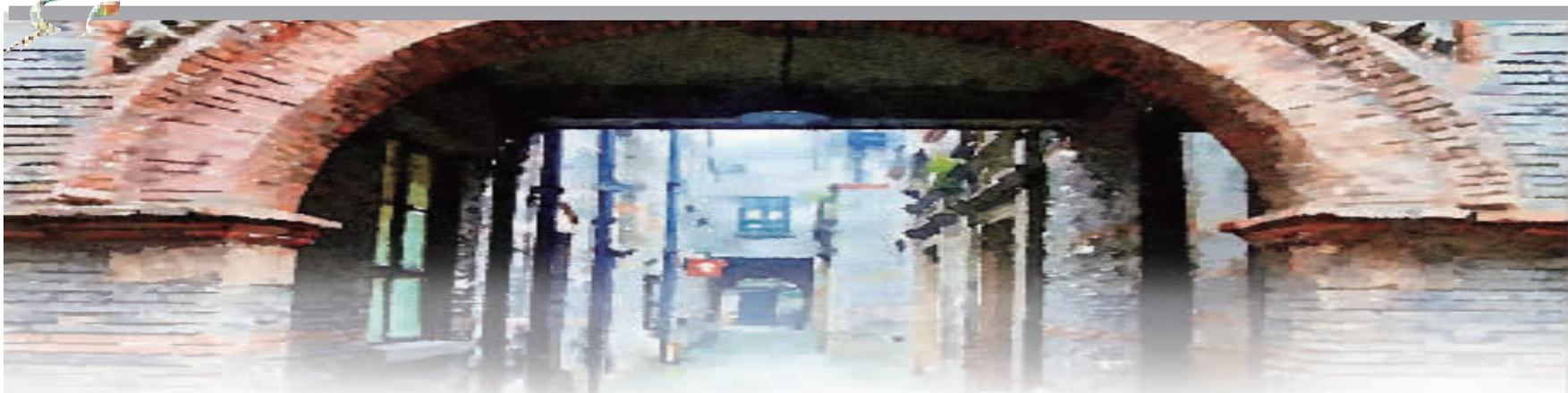


【朝花夕拾】



曾经的 老弄堂

文 陈日旭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入夜，梦见老弄堂。“奔八”之我，解放前出生于此，并在这条弄堂里生活了44年。弄堂，是老一辈上海人难以抹去的记忆，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，孕育了上海人的气质。近来时常在梦境中与其不期而遇，情理中事。

弄堂，是苏浙一带的叫法。北方称“胡同”；南方唤“巷”。生养、抚育我的弄堂叫“老公益里”。起首冠“老”，以与附近一同名之弄区分。末后之“里”，即上海弄堂也。此格式，遍及上海滩，毋需举例。

老公益里位于沪上西区曹家渡，纯属旧式弄堂，与上只角钢窗蜡地、有煤气、卫浴设施齐全的西式里弄无法相比。弄堂紧邻沪西电影院，大致呈凹字形，将影院包裹其中，整体朝南。它一头在万航渡后路，另一头通长寿路。此弄建于何时，未作考证，只晓得我祖父就定居在此了。弄堂处于“下只角”，自有下只角的故事。

弄内不足百户人家，大多是二层的砖木结构房屋，靠后弄外有零星的几幢老式石库门。因地制宜，横向基本四排，两个弄口即纵向主通道。我家在万航渡后路弄口，那是一幢大宅门式的石库门，中间是偌

大的天井，两边厢房，分别是前、中、后；楼上同样格局，据母亲说，我出生于东侧前厢房。石库门有后门，一扇有门的小木门可直穿后弄堂。楼梯之后，上面是亭子间，下面是灶披间。前者虽有光线，但朝北；后者阴暗潮湿，光线也差。

老房居民住得密集，稍有点大的声响，隔壁人家就会听见。记得某晚父亲邀来几个朋友喝酒吃饭，饭局间，摇着留声机放“百代”唱片，有京剧《搜孤救孤》、《荒山泪》，有周璇唱的歌曲《天涯歌女》等。不知怕影响人家，还是什么原因，家父拉上窗帘，还将音量调低，显得神秘兮兮的。

弄堂沿马路是店面房，东面弄口是大饼摊、烟纸店、酒肆、水果店；西边是药房、南货店(后改洗染店)、老虎灶等。对直弄堂，可以看到上海纺织厂的高大烟囱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弄底最后一排是绍兴人开的咸菜豆芽作坊，弹咯路地面没有干的日子，绍兴男人赤着脚、转着圈，在大缸里踏着雪里蕻腌菜，还时常听到“夯格老信”之类的浙江乡音。

老弄堂的早晨就喧闹了。手推马桶车的大轮子压在石子路上，发着轰隆隆轰隆的声响，男高音“拎出来！”一吼，家庭主妇们不愿蓬头垢面就拎着“要紧桶”(某种意义上，比

吃还要紧)走向马桶车边，交由清洁工人。接着，弄堂里会响起“沙沙”的刷马桶声，此景，可谓“万马奔腾”。尔后，家家户户将马桶斜搁在自家门口，接受阳光和空气的“消毒”。这是老弄堂一道风景线。

旧时，倒好马桶就要生煤炉。生炉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先要点燃纸、柴等易燃物品，再恰到火候地放入煤球或煤饼，立刻在炉口打扇，让火头往上窜出。不然，会前功尽弃，重新再来。邻里们为减少烟雾的受害，往往几家一起生炉子，他们苦中作乐，戏称“开火啦！”

解放初，正是我的少年时期。孩子么，总有精力过剩的辰光，夏日暑假的下午，后弄堂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午睡习惯，于是打开前后门，享受“穿堂风”。我们小伙伴却不知暑热，玩起“官兵捉强盗”游戏，为抄近路，从人家堂屋穿进，后门穿出，吵得主人家不得安睡。等主人起身斥责：“小赤佬，啥个毛病啊！”小伙伴早已逃之夭夭。下午三四点钟光景，弄口响起一阵“的笃、的笃”的马蹄声，孩子们高兴得像过节一样。先是倒退着迎马儿进弄，后是一窝蜂蹲着看挤马奶；挤不进的，抑或看马儿眨巴大眼睛，抑或在尾巴处帮着赶苍蝇，情感缱绻，趣味盎然。除了雨天，这是

一档小伙伴夏天挥霍荷尔蒙的节目。再晚一些，豆腐花担挑进来了，回家拿着小钢精锅，花几分钱，看摊主用一浅浅的铜勺“撇”白白的豆花，撒上紫菜、榨菜末子，弄一撮虾皮，浇些许煮过的酱油。端着回家，淘一大碗冷饭，三下五除二，就下肚了。

农历六月里，溽暑难熬。那时家家洗澡靠一只大号木盆，因天干物燥，木盆会干裂漏水，下午大家(尤其是楼上人家)都会将木盆放于天井浸水，以防洗澡水漏在地板上。孩子们热得受不了，就用蒲扇蘸着木盆的水，再互相使劲打扇，嘴里大声嚷嚷：“台风来喽！”傍晚，太阳刚西斜，弄堂门口及两边的人行道，就被乘凉大军占领，小凳、方凳、竹椅、藤椅，甚至钢丝床全都搬了出来，老人孩子尽情享受这暑日一天最难得的时光。然而，弄口苏北人“小六子”照样赤着膊，做他的油豆腐线粉汤生意。

相比较而言，老弄堂的冬天显得较为宁静。白天下午，后弄堂传来悠悠胡琴声和“叮叮”的铃声，那是瞎子算命的来了。入晚，卖檀香橄榄的叫声，尤其悠扬悦耳，催人入梦。过年了，几家合用的灶间，雾气蒸腾，锅碗瓢盆声响盈耳。除夕下午，正是大人们忙碌的时候，隔壁的小伙伴“阿

二头”却奔来跑去，结果一跤摔倒，额头跌在放于地上的铁锅边沿上(那时铁锅是生铁的，锅边快口)，血流不止，家人赶快抱回家，在伤口上抹上酱油，再用旧布包扎起来。直至长大后，额头疤痕犹在，于是，“三只眼”的绰号，应运而生。

老房子里各地方言皆有，我所住的这幢楼里，就有江南的无锡人、常州人、江阴人、浙江的宁波人、绍兴人、义乌人，有一家是老苏北籍的。80年代，搬来了一家市郊本地人，他家亲戚是陕西宝鸡的，也长期居住于此。故所以，方言荟萃，有点滑稽戏味道。我家楼下是个退休的老木匠，宁波人，夏天黄昏，他在天井里架上自制的小桌、小凳，沽酒独酌，尤喜“三臭”：臭卤腌制的苋菜梗、冬瓜、腐乳。旁人闻得掩鼻而过，他却嚼得津津有味，有时酒水糊涂，还会操一口宁波话胡言乱语，引得邻里哈哈大笑……

花开花落，时光的指针划过一个甲子，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将“下只角”的老弄堂吹拂得无影无踪，老邻居也各自迁往市郊的新居。我，当然不会例外。然而，回想到老弄堂点点滴滴的生活场景，仿佛电视连续剧般绵长有味，但愿今夜仍在梦中如约而至。

【闲话上海】

没了“串友”难“串门”

文 周曙明(本报特约通讯员)

串门，就是老底子“到别人家去闲坐聊天”。而现在辰光，“串门”正勒拉逐渐减少，可是对老年人来讲，“串门”是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啊。

随着浦东的开发建设，动迁到小区里个东宅浪张伯伯，西宅浪陆婶婶，伊拉差勿多日(ni)日要回到老宅上来白相。你看，伊拉又来了，就坐拉倪场门前的丝瓜棚下头，搭倪娘子，还有大阿哥小婶妈佬啥一淘唠白。讲伊拉住拉小区里那气勿开心。一个楼面上的人家，是“黄牛角，水牛角——各管各”，就是勒拉

电梯里向碰着，也是东人看面西人。“唉——”陆嫂嫂叹了一口气讲：“倪登拉十楼浪向，就像关拉鸽笼里。每日天吃饱仔饭，也没多少家务要做。看电视么，眼睛吃不消；下楼白相么，‘脚踏生地，眼眼见生人’。”

是啊，老早能登拉乡下头，宅上向个个人认得，家家熟悉。开出门来，碰着人就打个招呼：“老妈妈，依早饭吃了哇？”“黄伯伯，依能早，要到啥地方去？”“老爷叔啊，依‘上镇哪能勿拿篮，功夫能啥闲’？”一日天就开始了。

早浪向，我端仔一碗热粥，就着两条老(萝卜)干，走东家串西家，迪

个叫“卖饭碗”。倪老妈妈看见了，就讲：“啊呀，小弟个粥薄来像面镜子，小因要养僵脱哉。过来，吃块摊面饼。”我连忙讲：“谢谢老妈妈！”

老早能，槿树园里人家依没田，过日脚依靠“靠鱼摸虾”。爷叔伯伯佬啥日日吃早饭要到大地场浪去，一面吃一面商量，啥地方野浜头里螺蛳多、蚌多、虾多，哪一个小菜场里野河鲜好卖……过后，三人一组，五人一伙，背着篾，揣着捺网、扶网、螺蛳网，到野浜头里去“寻饭吃”。

落雨以后，田里生活勿好做。倪娘就拿只铺好的鞋底、几根扎鞋底线，一路浪向“嘶——嘶——”地扎，到西新宅老妈妈户里去，扎着鞋底，

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体。张家阿大过年要卅岁了，拜托我娘寻个“红香炉配木蜡台”——家境差不多的姑娘家；李家姆妈的侄因吃仔年夜饭要廿八岁了，伊拉爷娘依急来要死(xi)。俗话说“只有黄花落苏沿街卖，哪有黄花闺女送上门？”几趟的“串门”以后，小姑娘小伙子个婚事有仔着落。邻舍隔壁依讲“迪趟阿小拉娘功劳顶大，十八只蹄膀逃不脱哉！”

南宅浪个杨嫂嫂，嘴巴邪气碎碎，常庄传播一些乱七八糟的“新戏闻”：看见某某人，老清老早勒拉啥人家竹园里向垦竹笋；昨日子看见南宅上某某人家姆妈，面孔搨来雪雪白，嘴唇搨来血血红，乘上了

一辆陌生车子……讲来有花有朵，还关照勿要讲出去。啥人晓得女人的肚皮大心底浅，半日天不到，宅浪向人侬晓得得。不久传到了当事人的耳朵(nidu)里，闹得来伯姆淘里，婆媳之间，隔壁邻舍佬啥起了口角闹了矛盾。大家称迪种女人叫“破蒲扇”。沪谚讲：“宅上(lang)出把破蒲扇，搅得满宅不太平。”朝上起，远远看见“破蒲扇”来串门了，大家就关门，啥人想卷到是非堆里去？

所以来，往往男人勿赞成女人出去串门。但是勿赞成勿赞成，有事体归有事体，女人们照样串门。不久，“破蒲扇”也改换门庭，口齿也紧了。伊也怕人家戳脊梁骨啊！

串门，是老早民间基本的社交形式。通过串门，有喜事大家分享，有难事大家帮忙，有苦闷大家分解。怪勿得张伯伯，陆婶婶伊拉初进小区没了“串门”，就感到不习惯。

现在，郊区脱市区的生活节奏一样，也快起来了；后生家一早像打仗，日里向天天要上班，夜头来手机要上网。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变了，吃没了“串友”，“串门”也就难了。

(注：本文请用沪语阅读)

征稿启事

凝心聚力促和谐，同心共筑中国梦

欢迎大家踊跃投稿：统战时评、学习感悟、人物新风、典故新知、诗词漫画、摄影作品

……
要求：聚焦统战、文风清新、励志走心，字数最好在2000字以下，来稿请附个人情况简介。
一路走来，感谢有你相伴！

来信请寄：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3楼 《闵行统战》报收 邮箱：18121119559@163.com

